

亚运面孔

有他在,队伍就稳了,浙江残疾人赛艇运动员余立—— 体育是生命中的一道光

本报见习记者 朱柳霖 本报记者 沈吟

“已经过了,不能松懈!”7月11日,淳安千岛湖,湖面上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。这里是千岛湖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,浙江残疾人赛艇运动员余立正和队友们紧锣密鼓地训练,全力备战。赛艇尾部坐着的,正是舵手余立。

酷暑来临,赛艇队的训练提前到了每天早上5时半开始。迎着朝阳、伴着湖景,余立和队友们却无暇欣赏,他们眼中只有即将到来的比赛——杭州亚残运会。

目前,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还未正式成立。“希望能再次成功入选国家队,在比赛中用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、为家乡添彩。”这是余立和队友们共同的心愿。

余立是海宁人,2001年因为一场事故,22岁的他必须接受双下肢截肢手术。这个喜欢踢球与长跑的小伙子,一下子失去了直立行走的能力。

出院后,余立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休养。休养的时光甚是漫长,一个问题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:“我之后能做什么?”不能再踢球跑步,生活不再如以前那样方便,余立感觉到自己渐渐与社会脱节,不再接触新的人、新的事物,不安与孤独也时常笼罩。

正当余立陷入人生阴霾时,是体育如一道阳光般破云而入,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2004年,余立的一位好友来询问,要不要来给业余球队做足球教练。“我很喜欢踢球,就想试试看。”一说到运动,余立的语气也变得坚定。换了个身份重回赛场,他看到队员们肆意挥洒汗水,自己的运动梦再次被点燃。

更大的人生转机发生在2010年。当时,已经借助轮椅、假肢生活9年的余立,得知海宁市残联招募运动员的消息。他抓住机会,开始尝试不同的项目。很快,余立在赛艇上的突出表现被注意到,他被选进浙江省残疾人赛艇集训队。

走出阴霾、不断成长,如今,赛艇已成为余立的第二生命。

在赛艇比赛“混合四人单桨PR3级有舵手”这一项目中,四名桨手始终背对终点,唯一面向终点的是舵手。舵手堪称是赛艇的“大脑”和“眼睛”,需要掌控方向、把握节奏、判断形势、激励队



喜欢摄影的余立为自己拍摄的训练照片。



余立(左一)正在准备比赛。

友,很大程度上,舵手的状态决定了队伍的状态。

成为舵手短短一年,余立就凭借着出色的判断力和敏锐度,带着浙江残疾人赛艇队走向全国。

在第八届全国残运会上,这支组建不久的队伍成功拿下金牌。2011年7月,余立入选了中国残疾人赛艇队,2012

年8月又入选伦敦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,并在赛艇LTA级男女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1000米项目上获得了第四名。

一场场奋楫争先的比赛,让余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

他还清楚记得,2014年出战韩国仁川亚残运会时的场景。那时,他与队友们奋力拼搏,不负众望拿到金牌。当

会场升起国旗、奏响国歌时,余立表面看似平静,内心却激动不已:“努力是有回报的,终于拿到了一块金牌。但这还不够,我们还要继续努力,为下次、下下次做好准备。”

在正式比赛中,余立是全队前进的指挥者,他总是考虑周详、保持理性和冷静。但在生活与训练中,他是永远为队员们欢呼的“拉拉队员”,也是带着所有队员不断前进的引领者。

1993年出生的赛艇队队员王熙熙,比余立小14岁,从她17岁接触赛艇运动以来,便一直跟余立一起训练。对于王熙熙来说,余立像定海神针,细心、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队员的情绪与状态。

“在正式比赛前,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上场、能不能取得好成绩,心态容易不稳。但余队长总能把我们稳住。”王熙熙说,这十几年里,每当有队员因为比赛心情低落、状态不佳,余立便会立刻站在他们身旁,为他们加油鼓劲。

作为队里的老大哥,余立一直是队里精气神的核心,用自己积极向上、永不言败的态度感染着身边的人。不管是20公里以上的耐力拉练,还是多次500米的爆发力训练,余立鼓舞人心的声音总能将队友们的状态一次次推向高点。队员们的一声声“余队长”,包含了他们对余立的认可。

在训练方面,余立也从不含糊。作为舵手,余立本可以不参加部分力量训练,但他总是尽己所能,跟着一起训练,和大家共同进步。面对高强度的训练,余立还要控制自己不能完全“吃饱饭”——因为舵手的体重决定赛艇的负重,他必须控制体重。

余立对运动饱含热情,也对现状充满感恩:“我觉得我现在取得的一些成绩,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,更多的是教练、队友、身后的团队等大家共同付出的结果。”

凝视前方,一往无前。备战杭州亚残运会多日,晒得黝黑的皮肤记录着他们的努力,也让余立筑起更为坚定的信心:“这一次是在家门口比赛,是我们的主场。我们对自己的水平有信心,一定会努力拼出好成绩!”



富阳水上运动中心。

为场馆转换加上双保险,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亚残整合主管郭君锡—— 两厘米的落差也不放过

本报记者 姜晓蓉

见到郭君锡时,她正在和同事们巡查场馆中的无障碍环境打造,把需要改进的地方一项项记录下来,为亚残运会做最后的准备。随着亚残运会临近,杭州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亚残整合主管郭君锡每天的工作安排更细了。

眼前的郭君锡,一头微卷的长发,穿着场馆统一的灰色T恤、白色运动鞋。“我们场馆室内室外连着,挺大的,每天要走不少路呢。”郭君锡是85后,性格爽朗,但工作时就像是换了一个人——细致、耐心,是不少同事对她的评价。

富阳水上运动中心是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比赛场馆,要进行场馆转换。亚运会结束,场馆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面向亚残运会的转换,主要是增加分级评估室、赛时分级观察点、轮椅等辅助器具临时维修点、调整场馆内部分设施高度等,以满足亚残运会的无障碍需求。

根据亚残运会赛程安排,富阳水上运动中心的主转换期时间为10月8日至16日,只有9天。“转换期时间短,任务重,我们得提前安排好转换期的各项工作。”郭君锡知道,场馆转换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
在无障碍洗手间门口,郭君锡指着盲文指示牌告诉记者:“上面标注着洗手间内洗手池、紧急按钮等区域功能分布,视障人士进去前可以先摸一摸。”

在郭君锡看来,场馆转换,要体现对残疾人的尊重、关怀,细节上要到位,这可是个细致活儿。不久前进行的“韵味杭州”各项比赛,郭君锡和同事的任务就是“找茬”。大家在场馆的各个地方观察,找出需要改进的细节,有时候一走就是几个小时。

“期间,我们发现部分观众入口处临时排铺的电缆保护槽稍微有点高,有些残疾人的轮椅经过不是很顺利。比赛结束,马上协调各领域开了协调会,建议正赛时减缓保护槽的坡度,并确保正赛前全部整改完成。”郭君锡说。

别看是个小小的坡度,对残疾人来说却是道坎。虽然是在前期场馆筹备阶段,但无障碍环境的打造都已基本到位。不过,仍有一些细节需要

改进。“比如部分区域从室内到室外,有大约两厘米的高度差。我们就要想办法弥补落差,或是铺设过渡软垫,或是用水泥浇筑,方便各类轮椅通过。”郭君锡说。

单单场馆主入口的上落客平台,最近就调试了十多次。亚残运会期间,无障碍大巴到达场馆门口后,需要使用上落客平台,残疾运动员才能从大巴上下车,顺利地进入场馆。上落客平台放几个,放在哪,都有讲究。

“我们要按照峰值人员来测算,不能无障碍大巴到了,上落客平台还没到位,对吧?”郭君锡说。目前亚残运会运动员名单还没有公布,她和同事们就按照亚残运会第二次报名情况和分级资料,预估使用轮椅的运动员数量,测算出所需上落客平台的数量。

原本上落客平台放置的地方,旁边是个圆弧形花坛,残疾运动员轮椅经过时不是特别方便。所以大家讨论后决定,把上落客平台移到5米之外的直线路段上,虽然距离稍远,但协调起来更加方便。上周杭州亚残运会代表团代表们到场馆参观时,无障碍大巴稳稳当当地和上落客平台对接,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们的岗位就像是场馆转换工作的‘双保险’,让转换工作更加顺畅。”郭君锡说。

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之前,郭君锡在富阳区残联工作,日常的工作就是对残疾人的相关事宜。“我们会和区里的残疾运动员保持经常的联系,有时候还会陪着他们去参加一些比赛。”郭君锡说,每次看到他们拿金牌,都特别开心,这些运动员要在赛场上取得理想的成绩,比平常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
离开区残联的这段时间,郭君锡还是一直关注着区里几位残疾运动员的表现。无论对郭君锡,还是对这些运动员来说,在家门口的亚残运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。“他们在最近几次重要的比赛中成绩都挺不错,亚残运会参赛名单很快就要出来了,特别期待能在亚残运会中看到他们的身影。”郭君锡心想,要是他们能如愿参加亚残运会,自己一定给他们多拍些照片。



郭君锡巡查无障碍设施。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)

亚残运会吉祥物设计师李洁让“飞飞”告诉大家—— 坐在轮椅上也能飞翔

本报记者 沈听雨



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“飞飞”。 杭州亚残组委供图

暑期到来,作为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,李洁的假期规划听上去很普通:和朋友见面、带家人出游……但杭州亚残运会的临近,又让她的假期变得有些不同寻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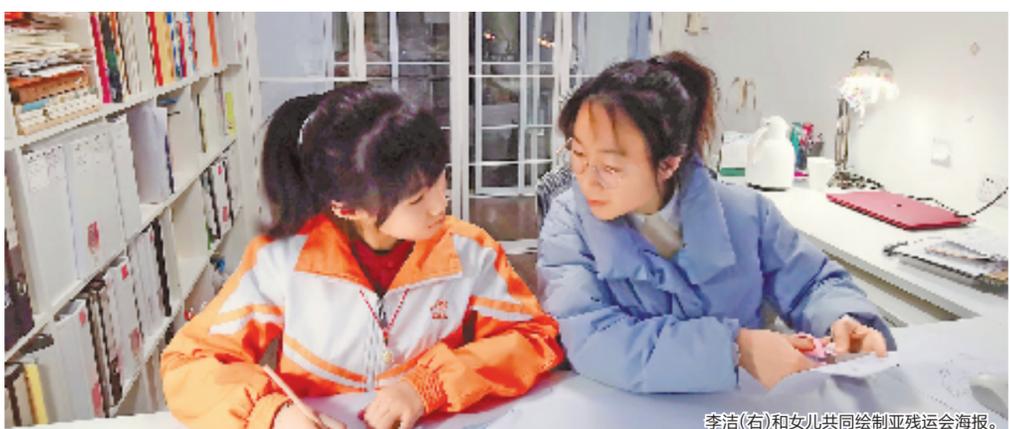
还记得,2020年4月16日,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“飞飞”向全球发布。李洁和她的团队正是“飞飞”的设计者。7月14日,杭州亚残运会迎来倒计时100天,李洁也已陪伴“飞飞”走过了3年多时间。

这个假期,为了让“飞飞”能够高品质在大众面前亮相,李洁一直为审核、制定“飞飞”人偶服和公共艺术装置等的制作规范而忙碌着。

“实际应用时,制作方有时会脱离设计稿的形态,我要做的就是严格把关‘飞飞’的应用规范,敲定细节,让实际造型更准确。”她说,比如,“飞飞”双翼延续到脸颊上的良渚文化标志纹在制作者人偶服时,或形象落地到街巷的景观营造时,这些细节也要原样复刻;再比如,“飞飞”扬起的翅膀展现了力的美感,寓意五千年古老文明在中华大地崛起,以及能给亚残运会运动员们带来欢乐和欣喜,因此在制作时这种展翅欲飞的形态也要呈现出来。

从整体形态到面部细节,李洁在制定规范时非常严谨。恰如曾经设计“飞飞”时那般,大到吉祥物的眼睛大小、颜色、整体纹样等框架性要素,小到翅膀朝向、尾巴形态、嘴形变化等细节,都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才最终定稿。

在她心中,从设计开始,就把“飞飞”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她说:“‘飞飞’是不断成长的,我们也一直在完善着它的人设。一方面,这是一只承载着千年



李洁(右)和女儿共同绘制亚残运会海报。

文化与未来创新的小鸟,代表着人们实现自我、超越自我的进取精神;另一方面,这也是一只独立自主、与时俱进的小鸟,它从良渚飞来,穿越时空来到西湖边、钱塘江畔,热爱生活、拼搏奋斗,希望为每一位有梦想过、追逐梦想、守护梦想的人,送去祝福。”

巧合的是,如今,“飞飞”也变成了李洁跟女儿之间默契的代名词。

“从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的形象设计到亚残运会吉祥物运动造型设计,再到吉祥物应用设计导则的发布,这三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马拉松赛跑。期间,女儿经常陪我加班,完整亲历了‘飞飞’从诞生到成长的整个过程。”李洁说。

从她专门门为亚残运会设计的海报《喜报》中,也能感受到母女俩对“飞飞”那份浓烈的情感。这是一张色彩鲜明

而热烈的海报,整体看上去,就像“飞飞”嘴里叼着一封信,俏皮可爱。值得注意的是,海报中还有李洁女儿用铅笔涂鸦画的两个坐轮椅的“飞飞”造型。她说,相较于自己流畅、成熟的线条,她更喜欢小孩子笔触中的质朴与单纯。特别是,其中还蕴含着孩子本身对“飞飞”的喜爱。

李洁向记者讲述了背后的故事——设计《喜报》时,女儿因为不小心骨折坐上了轮椅,这却让她对“飞飞”的运动造型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产生了更多情感共鸣。“有一天,她坐在轮椅上在房间里四处转悠时跟我说:‘妈妈,原来坐在轮椅上也可以飞翔。’”李洁想,这不正是亚残运会吉祥物想要表达的意义嘛。一个人的强大不仅仅取决于身体,更多的还在于内心。“飞飞”会告诉大家,残疾人也能自由飞翔。

更让她感慨的是,以“飞飞”为桥梁,她的孩子看到了杭州亚运会、亚残运会设计团队所经历的辛苦和不易,体验到了为追逐梦想而努力的过程,并在不经意间通过行动表达了出来。“她明白了在比赛中,重要的不是胜利,而是参与,人生中的努力奋斗比简单的结果更有意义。”李洁说,现在大家都说“全民亚运”,那自己家就是“全家亚运”。在和“飞飞”相伴的3年多里,全家也都对这场盛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“杭州亚运会、亚残运会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体育文化盛会,不过我会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迎接它们的到来。”李洁说,唤起人们对体育本身的热爱,比赛和奖励更加重要。她希望,绿水青山的浙江可以将比赛融合在它自有的优雅和知性中,让所有人都能快乐、轻松地享受。